

对话浙产剧《长安的荔枝》导演编剧——  
历史大幕中鲜活的普通人



《长安的荔枝》剧照

■ 本报记者 沈听雨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一次马伯庸教儿子背这句唐诗时,被问到“这些荔枝是怎么运过来的?”他回答“从岭南跨越千里运来的。”但孩子再次发问“那是靠车、靠马还是靠人?”这个问题问住了马伯庸,也引发了他的思考。

于是,他写下《长安的荔枝》,一个关于唐代职场基层公务员的故事——上林署九品小官李善德,接到要将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往长安这个看似“不可能完成”的差事,最终千辛万苦完成任务,却在封功论赏之际遭到流放。

如今,这部热门小说被搬上荧屏。由中央电视台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、腾讯视频、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浙产同名电视剧甫一开播,李善德就喜提“史上最惨打工人”称号。这是《长安的荔枝》吸引人所在。不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,创作核心始终关注普通人的故事。

虽然背景距今千年之久,它的内核却有当下性——身不由己的李善德,就像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,在艰辛与苦难中始终不认命,即使失败,也要知道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

李善德的这份执着,在创作该剧时得到体现。在与导演曹盾和编剧马伯庸的对话中,我们一步步还原出《长安的荔枝》如何拍出历史夹缝里鲜活的普通人,来切中当下观众的情绪价值。

隐藏的彩蛋

得知《长安的荔枝》要影视化后,马伯庸的第一反应是特别兴奋。他把当初用11天写完的这部小说,称为“一次灵感的爆发”。这样的写作体验对他来说意义非凡,因此他首次作为故事顾问为剧集提供改编方向。

最大难题是如何延伸。毕竟,要把原著7万字的有限篇幅改编成长篇电视剧,必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。

“我们开过很多会,一直在探讨怎么做加法。”马伯庸记得,有一次制片方问了一个问题:“你在写小说时还有什么遗憾?”并不是为了填补35集的时长,给故事强行加入新的人物,而是希望他能将写小说时没有实现的内容在影视开发时尽情发挥。

剧中增加了不少原著里没有的角色,比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郑平安、空浪坊坊主云清等人。马伯庸坦言:“受篇幅限制,很多内容我没有机会在小说里实现,但一个长的剧集空间足够把这些内容填补进去,展现一个更有层次的世界。”

就像郑平安这个角色,他是家道中落的名门之后,心怀光耀门楣的野心,靠着长袖善舞成为一名陪酒侍郎,擅长左右逢源。“这是一个偏喜剧的人物。”马伯庸在写小说时,脑海里就产生过一种想法,内向沉闷的李善德身边需要一个人来中和他的气质。

这是他基于多年写作经验形成的认识,文艺创作里的人物关系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。在其过往作品中,也有谨慎的李必和不羁的张小敏、放浪的许愿和克制的药不然等组合。因此《长安的荔枝》里,李善德身边出现了郑平安,两人在一唱一和中共达成互补。

这样的设定,进一步显化了运荔枝这一荒唐事件背后的核心矛盾,小人物李善德的命运究竟被一种什么力量裹挟?是那个时代下朝堂权力的暗流涌动。

“原著小说表现的是‘一件事’,但电视剧体现的是‘一个世界’。”在中国文艺



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由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。

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看来,剧集的叙事很难过于线性,每个场景、每个段落、每场冲突,都需要关系横断面、需要一种可以被观众看见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新人物或者是人物的一些新面貌。如郑平安这个人物,其实是李善德的命运提供一个参照背景,成为勾勒大唐“天宝盛世”的底色之一。

曹盾很认可这样的改编。他把那些马伯庸此前构思好却没能小说里展开的人物和情节,称为“隐藏的彩蛋”,“这是李善德的故事,新增的人与事不能凌驾于他之上,但冲突多元后,能让李善德的性格和命运有更多样化的人际参照。”

相比原著简单的情节起伏,当我们跟随剧中的李善德接下“荔枝使”的职位,共同远赴岭南时,他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,呈现出大唐烟火图景,为李善德的何去何从增加了更厚重的历史环境渲染。如此,小人物李善德在绝望中迸发出的那股闪闪发光的热血劲头,才愈发动人。

生活的英雄

在影视创作中,小人物叙事并不算新鲜。以贴近生活的剧情、鲜活饱满的人物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,恰是一直以来被反复证明的艺术创作规律。

马伯庸的IP频频受到影视化青睐,也是因为他的笔下,大多数是小人物,比如基层官员李善德、大闹天宫的配角太白金星等。他说,自己常被史料里只言片语提及的普通人的生活、命运细节打动,他喜欢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是怎样干活的。在他看来,历史洪流中,小人物对动荡往往有着更清晰的触感,普通人人才是真正推动历史潮流前进的动力所在。

这是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最打动曹盾的地方,“整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,推荐给了很多人,从里面看到了普通人的影子。”确定成为剧版导演后,他也坚持要最大限度去实现原著中的精神。

在这部剧中,他们找到了当下与历史的共鸣点。

剧集一开始,镜头就对李善德所在的上林署。当押送荔枝的任务落到部门后,领导随手点将,同事个个推脱,最终只有兢兢业业的李善德被同僚灌酒祝贺“升任荔枝使”,稀里糊涂接差事,被迫卷入这场博弈。这些在职场上遇到的甩锅无能等情况,对当下观众而言,合情合理,也有很强的代入感。

“我上过10年班,身边大部分朋友也都是职场人,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职场特征。”马伯庸坦言,他把这

些故事和情绪都写进了剧本里。

短短几集,从李善德这个小人物的困境出发,能感受到其中呈现的职场上下讽刺和荒谬之处。这让不少观众感慨:“绝对是古今普适,精准戳中打工人的痛点,上过班的人都能懂。”这种现实的犀利关照,让剧集有了直击当下的力量。

当然,“班味”只是电视剧与今天的观众建立的第一重链接。马伯庸更想表达的是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专长,“作为一名古代农业技术人员,李善德精通植物习性和种植方法,虽然其貌不扬,可一旦把他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,比如运荔枝,他的专长就能成为助力,爆发出能量。”这一点放到现在亦是如此,我们要有自己的特长,并把它做到极致,才能增加在困境中提升的实力。

不仅如此,剧版还解锁了原著未及的情感厚度。李善德将赴岭南时,临行前对女儿说:“这是大喜事,圣人重用我。”女儿没有多说,却在后续旁白中让我们惊觉,原来她早就看穿了父亲:“这次阿爷走前,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种笑容,阿爷定是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难事。既然阿爷不想让我知道,那我就装作不知道。我不能让阿爷因为差事发愁,还要再为我担心。”

父亲瞒着女儿,女儿也瞒着父亲。三言两语间,却让大众读懂了父女间真挚的情感涌动。

千年前的历史故事转化为现代人的情感投射,这种共鸣的产生,源于创作团队对现实痛点的准确把握,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

“我们把叙事重点放在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人物身上,希望观众看到小人物被抛到大命运中,他们的浮沉、挣扎和抗争。”曹盾说。

剧集播出期间,一条评论被频频点赞:历史宏大叙事的背后,真正动人的永远是那些被遗忘的“李善德们”——他们或许无法改变时代,却以蝼蚁之躯,在历史的褶皱中刻下了一道道不屈的痕迹。这些佝偻而倔强的小人物穿越历史时空仿佛诉说着,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生活的英雄。

还原的历史

6年前,和《长安的荔枝》相同的创作团队配置,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用细致考究的服装、道具和布景,从衣食住行到社会风貌,再现了繁华如梦、气象万千的大唐王朝。

如今,摄影出身的曹盾遵循他一贯考究典雅的风格,以长安的璀璨烟火到岭南的人情风貌,勾勒出属于那个时代

的气韵和风华。

他说:“我们在创作中围绕小人物与地域差异展开构思,力求让历史背景下的个体命运与大唐的广袤版图形成映照。团队为此翻阅了很多资料,希望尽可能表现出南北的文化差异和地貌差异等。”

各种细节散落在镜头语言中——从光影看,为了烘托岭南地区的暑热,团队运用硬朗的直射光,让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湿热的黏稠,而在长安朝堂,光线则在柔和中带着一丝冷峻;从服装看,长安官员服饰的鲜艳亮丽与岭南百姓衣衫的朴素形成对比,让观众能更沉浸式感受历史真实与中国的地域风情……

美术团队还参考大量古画,按照古画内容来设计拍摄角度和场景。剧中一枚镌刻铭文的令牌、一袭缀满珠玉的胡服,甚至一碟菜头的点心,都历经琢磨打磨。

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,也更具真实感:在长安几乎一身官服穿到底的李善德,到了岭南不顾形象拉扯着芒鞋,这种不修边幅的状态恰符合他落魄的“荔枝使”形象。

对场景的精雕细琢,不仅是视觉层面的美学呈现,更有对历史语境的深度还原。

剧中出现的双层瓮,本是当时用于海上运输香料以防味变,却成为转运荔枝的破局所在。“拍摄中,我们确实把这个瓮做出来了,并试着放到马背上,结果发现马跑不动。”曹盾说,团队查阅相关史料,才一步步找到更多实用的办法。整个过程很有趣,期间,每个人都像李善德一样,不断模拟尝试着当时运荔枝的最佳方法。

保鲜方法解决了,还有路线问题。李善德没有钱,不可能按照理想状态跑遍所有路,进行模拟实验更有性价比。剧组经过一番讨论,重新构想了新的转运方式,就是围城跑,利用周边地形,尽可能模拟未来要面对的山、路、水、气候等各种自然因素,保证所有实验能有再重复和再追溯的可能性,明确怎么能最快运荔枝。

曹盾透露,拍摄小东门的场景时,剧组非常辛苦。根据历史资料,地面是泥面,所以拍摄时泥要厚,演职人员每天都和泥球一样。“好多人拍完那场戏后,都不愿意再提‘小东门’三个字。”

尹鸿表示,对服化道的考究还原,一方面让人物有了准确定位,另一方面也让千年前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得到视听还原。这种精品化追求,在一个影像消费的快餐时代,更显示出其独特的稀缺价值。

跨越千年,当剧组再现李善德穿梭于安市市井的烟火人间,以及在岭南荔枝园的殚精竭虑,这些精心构建的场景,无不在诉说着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。

延伸阅读

古诗词中的荔枝

除了杜牧,荔枝也吸引了其他文人的目光,在古诗词里的“出镜率”很高。苏轼说在岭南吃荔枝,十分过瘾,一天三百颗都行;南国六月,荔枝果实累累的景致也给明代的陈辉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些诗句写出了荔枝的珍贵、美味和运输的艰难。让我们一起欣赏古诗词里的岭南佳果。

解闷十二首·其十	种荔枝
唐·杜甫	宋·邹浩
忆过泸戎摘荔枝,青峰隐映石逶迤。	高堂怀核设栽培,一一红根破绿苞。
京中旧见无颜色,红颗酸甜只自知。	携入乡邦吾第一,风流知自岭南来。
荔枝	荔枝
唐·戴叔伦	明·陈辉
红颗真珠诚可爱,白须太守亦何痴。	南州六月荔枝丹,万颗累累簇更团。
十年结子知谁在,自向中庭种荔枝。	绛雪艳浮红锦烂,玉壶光莹水晶寒。
惠州一绝	菩萨蛮·子规啼破城楼月
宋·苏轼	宋·李师中
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	子规啼破城楼月,画船晓载笙歌发。
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	两岸荔枝红,万家烟雨中。
	佳人相对泣,泪下罗衣湿。从此信音稀,岭南无雁飞。

在宁波触摸盛唐风华

《长安的荔枝》的主要取景地在宁波象山。

2024年3月,剧组在象山影视城举行开机仪式。象山影视城的唐城、襄阳城、春秋战国城等各处,都留下了“运送荔枝”的痕迹。为了还原大唐风貌,剧组在象山影视城也是下了功夫,从唐城的雕梁画栋,到襄阳城的市井烟火,对每一处建筑、每一件道具都精雕细琢,将这座影视基地化作了盛唐长卷的生动注脚。随着该剧的热播,不少游客、剧迷前来打卡,走一遍“荔枝路”,当一回大唐“打工人”。

这不是象山影视城第一次“梦回”长安。同样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也曾象山影视城拍摄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剧中,李善德与夫人郑玉婷“结缘”的场景,拍摄于宁波镇海区九龙湖香山教寺及周边。香山教寺背倚苍翠群峰,面朝九龙湖碧波。寺院始建于唐代,现存建筑为2002年依唐制重建。朱红回廊、黛瓦歇山顶与百米长廊构成典型唐风建筑群。寺院目前分为上下两寺,气势恢宏。寺周环绕枫林与连片竹林,深秋红叶似火,夏日绿荫如盖。



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由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(左一)。

本版图片均由出品方提供